

醉旭阳

明月如泉

苏俏馨

下册



妙龄女帝的浪漫成长史！
朝堂云谲波诡，后宫美男各怀心机，何以破开危局，重掌乾坤？

畅销网剧《识汝不识丁》原著作者酥油饼
首本女强言情小说火热上市！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醉旭阳

明月如泉

下册

苏俏◎著



目录

第七章	001
第八章	037
第九章	061
第十章	109
第十一章	160
第十二章	195
番外之曾是两小无猜时	227
番外之千金散尽还复来	231
番外之人非草木焉无情	236
番外之夜色尽、曲终人散	239
番外之除恶得善果	242
番外之姓慕不姓斐	252

天未拂晓，蓝郡王接驾的马车便早早地停在客栈门口。

闹市还在朦胧中缓缓苏醒，街上只有稀稀朗朗的手推车轴漫滚声。

明泉先睡了半夜，又辗转半夜，起来时青白的脸色连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幸好坐在马车里，还能补上一会子的觉。

斐旭也是形容不佳的样子，在掌柜房里磨蹭半天，才收拾收拾东西跟着上了马车，还不消停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翻了一遍，才在斜旁的柜子里拿出几样点心：“皇上可要用点点心？”

明泉缩在车厢一头，声音闷闷地隔着软垫传出来：“朕不饿。”

斐旭拈起一块，迟疑了下，又放回去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头歪到另一侧，闭上眼。

马车径自北上，车外喧嚣渐隆。

明泉缓缓睁开眼，手指轻撩起帘子一角，奉阳百姓的细碎生活如走马灯般撞入眼帘。豆腐花的香甜、包子笼腾腾的热浪与路边野花的芬芳混到一处，杂陈出别样的味道，令人有种充实的错觉。

两旁人烟愈稀，一道绵延的城墙自地平线浮现……

她手指一松，帘角掩住窗口，马车复暗。

明泉用脸蹭了蹭光滑的枕巾，聆听车下滚轮的轱辘声，沉沉睡去。

曲径长廊蜿蜒繁复，一眼望不到出路。

朦胧中，她脚步沉重，如铐枷锁，在青砖上蹒跚而行，摇摇欲坠……身后横出一只大手，好似无穷大力，将自己轻松拉起。

她愕然回头，却见到先帝的金丝寿字腰带赫然对着鼻梁。

“明泉，怎么了？”先帝弯下腰，一手慈祥地摸着她的发顶。

她抓住他的袖子，拼命张大嘴巴，恨不得将满腔的话都吐出来，喉咙却好像被无形的手扼住了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。

那只抓着衣袖的手是那样那样的小，好似五六岁的稚童，软乎乎的一团。

先帝笑着直起身，背过身，慢慢远去。

袖角在她手中一寸寸移出，她明明用尽全力，却连根线都扯不下来。

“拿命来！”一声怒吼自先帝方向传来。

明泉瞪大眼珠，看着尚汤的身体慢慢穿过先帝向她冲来，形若癫狂。她想躲开，双脚却在地上生了根，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愤怒和仇恨扭曲的面容在眼睛里放大……

“救命！”她突然掩面大叫。

“明泉。”有人在背后拍了她一下。



她怦然回头，见高绰君含笑站在身后，容貌秀丽，丰姿俊朗，正是初见时的模样。

“高叔叔……”她探出手，紧紧握住他的，那素白胜雪的衣裳在风中飘扬。

“你父皇呢？”他弯着眉眼，抑不住涓涓溢出的幸福。

她下意识地指着另一头：“那处去了。”指着方向的手，分明已是十六岁少女的大小。

她眨了眨眼，缓缓回过头，眼前的人却又变成了安莲，眉目高华，不敢近褻。那瞳孔是对着她的方向，温度却是冷的，好像随时都会化作千万冰箭，将她冻裂。心好似被捅了个窟窿，风冷飕飕地吹。她难受得低下头，眼睛一眨，脚下光滑的青砖却变成了凹凸不平的石板。再抬头，眼前又成了喧嚣的街市。尚汤、安莲统统不见了，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，却见有个卖灯笼的小摊，满铺子的荷花灯，粉的白的，鲜艳的素雅的，直把人瞧个眼花缭乱。一时周围万籁俱寂，灯笼里的烛火渐渐亮起……

明泉醒来正是傍晚时分。

她钻出车厢，西方挂着一轮红日，圆滚滚的像只正在烧烤的大饼。

“请小姐下车歇息。”一个四十来岁的粗布妇女站在车前，弯下腰。蓝郡王派来的是一队中年夫妇，看上去同是方脸大耳，宽肩粗腰，被人群一淹怕是连衣角也找不到的庄稼人。

明泉搭着她的背，轻轻跳下车，目光不经意地在四周扫了一圈。

斐旭站在驿站前，朝她微微一笑。

002

她愣愣地看着他身后的房子，与记忆中的驿站重叠。父皇以往出巡，大多住在驿站。小时候他们跟去过几次，太子和玉流都对狭小的屋子抱怨不已，唯独高阳王说：“皇宫绵延千里，砖瓦皆出百姓之手，已是累民至深，何以覆轍？”那时她虽未说什么，却有几分不以为然，如今想来，字字珠玑！无论如何，在帝王之路上，高阳王那时已走在所有人前头，不知现今的他，是否犹有过之。

汉子驾着马车自后院走，妇人则小心翼翼地在前头带路。

驿站几个小吏鼻孔朝天地朝她们打量了好几眼，才将勘合接了过去，瞄了两眼，脸色微微一变，态度立马恭敬起来，向斐旭揖礼道：“不知是慕大人。”

明泉朝那勘合上扫了一眼。蓝郡王府的笔帖式？那可是芝麻绿豆小官呼风唤雨大权，做两年心腹就能平步青云的差使。

“不敢当。”斐旭疏淡道。

小吏却像得了什么好处般，媚笑着一路前引。

驿站分了几个院落，他们被安排到最里处。

“这两天为着奉堤的事京城前前后后派了好几批的人，这不，前头都住满了。”看着斐旭漠然的脸色，小吏结巴着解释。

“哦？都是些什么人？”斐旭一边用袖子嫌弃地拂着桌上子虚乌有的灰尘，一边沉下脸色问。

小吏赔笑道：“这我可不知，那几位都是老张引的。”

斐旭斜着眼冷笑，只盯得他头皮发麻，才缓缓道：“去打几桶热水来。”

小吏立马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。



妇人收拾了一圈，利落地铺好崭新的被褥，才对斐旭恭敬道：“慕公子请随小妇人去偏房。”

“你先去，我还有事与他说。”明泉淡然道。

妇人道了声是，弓腰背着门后退着出去，其姿势，竟与严实无二。

房门被轻轻关上，一时静默。

明泉佯看他处。适才那句只是脱口而出，并非真有其事，此刻见斐旭询问的目光，不禁语塞。

“方才见到了个熟人。”斐旭打破尴尬。

明泉惊讶道：“谁？”她的熟人不是来自深宫就是出入庙堂，各个身娇价贵，怎会在此小小驿站。

斐旭微翘的嘴唇徐徐吐出两个字：“蠢蠢。”

她怔了下，才记起这方人物来。“夏淳淳？”想了想，才惊觉除了知道他是墨莲社社员外，她竟对此人一无所知，“他也是来自京城……”说完这句话，又觉不妥，她只是见到他时他刚巧在京城，也许他并非京城人士。

“静观其变吧。”

明泉点了点头。蓝郡王暗中保护的人不会少，不过未清楚他的意图前，这些人只能算是双面刃。以他们现在的情势，的确不容节外生枝。

“慕大人。”小吏轻声唤道，“水来了。”

斐旭起身开门：“手脚倒利落。”

小吏咧嘴笑道：“厨房一直烧着，就怕哪位贵人要用。”

斐旭点点头，擦肩过了。

小吏一愣，发现主屋里坐的竟是个少女。

“把水搁那儿吧。”明泉指着屏风后面。

小吏急忙应答道：“是是是。”笔帖式通常是主子的心腹，这位少女说不定来头更大，想到此，更是不敢怠慢。

明泉等人都在屋内用膳，休整一夜，次日天未亮便收拾行装启程。

马车渐渐偏离官道，朝泉河驶去。沿途风景素雅，青木幽林，雀鸣莺歌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连微服来一直郁结不已的明泉也禁不住展眉开颜。

一路上，斐旭抖擞精神，提起少时所知的民间的趣事，连那妇人也忍不住朝车厢伸长脑袋。明泉更是笑声不断，连傍晚到了地头还意犹未尽，恨不得再走上几天。

“小姐，请下车。”妇人汉子容色恭谨地站在车下。

明泉搭着斐旭的手跳下马车，眼前顿时一亮。

夕阳下，泉河美幻如画。

苍水凝碧，烟波浩渺。天水一线的西极处，余霞轻染，紫光如梦。一艘数百米长的巨舟雄姿昂然地停泊在岸边，船身金玉镶裹，翡绕珠耀，偏偏又装点得恰到好处，华贵雅致，以

宝船形容之，不为过。船上挂着一色的八角琉璃美人宫灯，流苏灿银，清风拂过，便连成一条细细银河。

连见惯巧夺天工的奇珍异宝的明泉也不得不赞个美字！

十余名蓝衣侍女分成两列，脚踩踏板，鱼贯而下。手提花篮，莲步款款，依序到了车前，半蹲半跪，递花篮于身前，连成一条花道，直通踏板。

“好大的排场。”明泉回首，见斐旭已下了车，此刻正歪着头笑。

船上一锦衣男子缓步走下，紫金高冠，面如美玉，身后绚丽至极的景色竟分不去他分毫光彩！

“臣，緬州恭顺德安诚蓝郡王蓝晓雅恭圣驾！”
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明明是听惯了的九个字，竟觉恍如隔世，明泉上前一步，扶起蓝晓雅的双肘：“平身。”

“臣已将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皇上一声令下，即刻起程。”

明泉表面欣慰道：“有劳郡王。”心中恨骂不已。他这场造势可把她推上两难境地，否认是自然不能否认的，可若承认，就等于平白落了个把柄在他手里，心思一转，“蓝郡王从緬州风尘仆仆而来，一路辛苦。”言下之意即是你未得皇令私出封地，大家彼此彼此。

蓝晓雅淡然一笑，倒不在意。

明泉讨了个没趣，只好闲扯些水上风光。

蓝晓雅慢应几句，扭头对斐旭道：“帝师出身废门，想必对天下江山了如指掌。”

“了如指掌不敢当，不过曾在緬州境内闲游两年，对燕岭、云城和东恒几处倒也略知一二。”这几处都是緬州与其他州的交界。

“若非皇上对帝师圣眷甚隆，臣倒想邀帝师来緬州盘桓几日，略尽当年不知的地主之谊。”

原本君臣亲近用圣眷形容无可厚非，但明泉想起瑶瑛曾提过二人的流言蜚语，顿时有些不自在：“何必緬州，郡王的宝船比朕的行宫都要华丽得多，这番招待，绰绰有余。”

蓝晓雅当即收住脚步，恭敬道：“若非先帝与皇上这几年对緬州的偏爱，緬州焉有今日繁荣？臣代緬州百姓谢皇上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明泉干笑两声。据她所知，先帝生前最偏爱的是高阳王的雍州和静安王的酆州吧。

甫踏上甲板，便见孙化吉、黄正武率一干帝轻骑跪了一地。他们虽为蓝郡王所救，却不想跪拜在蓝郡王身后，以免被皇上误会，因此特地挑了这里接驾。

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众人话音刚落，便听孙化吉号啕道：“罪臣本没脸面再见皇上，可没见到皇上平安康泰之前，罪臣死不瞑目。如今心愿已了，还请皇上处罚护驾不力之罪！”

明泉看到黄正武等人一脸目瞪口呆，想必事先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出，又见孙化吉肥嘟嘟的老脸皱得像麻花一样，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孙化吉目光幽怨地瞟过来。

“呃，”她笑容一敛，连忙亲自搀扶起他，“是朕的过失，连累孙卿一个户部尚书跟着



朕东奔西跑，还经历大险。如今见到各位安然无恙，朕才算松口气，不然必定抱憾终生。他日下黄泉见了父皇，也无颜交代！”

黄正武等人一脸激动道：“能为皇上出生入死，乃属下之幸！”

孙化吉抽抽噎噎道：“皇上大仁，不治臣罪，不过臣自己却要领罚的，尤其这次臣还损失了十几万两的银票……”

“朕不怪你便是了，”她总算明白他要说什么了，“今后朕一切打点还是由你负责，银子若不够……”

“自然由臣负责。”蓝晓雅适时接口。

明泉和孙化吉都一脸理当如此地看着他。

“草民欧阳成器参见皇上。”高昂的男声突兀地插了进来。

众人顿时一默，同时转向他。

欧阳成器面上一红，急忙跪下。
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明泉刚想开口，便见孙化吉朝她偷偷递了个眼色，急忙改口道：“平身。”

“皇上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，不如先歇下。”蓝晓雅挥手，身后十几名的侍女立刻上前。

“那就有劳郡王了。”

明泉进到房里，对满屋的金碧辉煌视而不见，只催着侍女伺候梳洗，稍用膳食，便打发她们出去坐在堂中等人。

片刻后，果然孙化吉求见。

“参见皇上。”

房间只剩单独两人，便少了些客套。明泉单刀直入：“你怎么会遇上蓝晓雅的？”

“此事说来话长，”见她脸色有些不快，忙又改口道，“不过臣长话短说。决堤之时，臣和黄大人由帝轻骑护着上山躲避，约过了半月下到山脚便遇到了蓝郡王。”

“可真是巧啊。”明泉喃喃道。

孙化吉急道：“臣与他只有一面之缘，并无其他来往。”

明泉失笑道：“朕是怀疑蓝郡王的动机，并无其他意思。”

孙化吉脸色顿缓，佯擦额头上的冷汗道：“臣可是一片冰心在玉壶，天地可鉴哪。”

明泉笑着点头：“这几日蓝郡王可有什么动静？”

“只给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。”

她点点头，也不再问什么：“你先去吧，有吃便吃，有穿便穿，至于玩……可要有点分寸……”

孙化吉心提到嗓门。

“要是多几个孙夫人回去，孙府家宅不宁啊。”她玩笑道。

孙化吉老脸一红：“臣、臣、臣不敢。外头欧阳还在等呢，臣先出去了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他走出门时，还能听到明泉藏不住的笑声，累得欧阳成器朝他投去好几眼。

“京城出事了？”明泉见到他，笑容立刻收敛。欧阳成器是她特意留在京城查探动静的，

如今他亲自赶来，可见出了事。

欧阳成器叹了口气：“大事！”

明泉面凝成霜：“高阳王？”

“恐怕不光是。”他将京城近日动静娓娓道来，尤其是连镌久与范拙召集监国大臣为雍州拨款十二万白银之事。

“范拙？连——镌——久？！”她将拳头捏得咯咯响。范拙倒也罢了，只是连镌久，他怎么会……他怎么能？！“你可有证据！”

欧阳成器无语地看着她。

明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。这等事情，必定已天下皆知，还需什么证据？

“阮统领也来雍州了，只是我与他分头而行，恐怕他去了别处。”

明泉眉头蹙得更紧：“谁准他擅离京城？！”欧阳成器无官无职倒也罢了，阮汉宸身兼皇宫护卫重任，尤其如今这个非常时期，怎能擅离职守？

“是安侍臣大人。”

安莲？安莲……

干涸的心缓缓涌起一道暖流。她实在不愿去揣度这背后是否另有计算，只想单纯地相信，安莲是在担心她。

006

闭了闭眼，她在脑海中将消息一一消化，然后睁眼道：“朕先前的三封密函可到了？”这在跋羽煌偷袭之前发出，应该逃过一劫。

“已送至各位大人手中。”

明泉想到其中一封还是给连镌久的，不禁有些心寒：“准备笔墨。”

欧阳成器急忙从案几上拿过纸笔，在砚台上倒了些茶水研磨墨。

明泉不等他把墨调匀，便蘸着写了起来。

然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递给欧阳成器。

欧阳成器莫名接过，看完后脸色大变：“我？做官？”

“朕擢升你为御史，这可是破格的！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段敖在童堤的人有些施展不开，你且去帮他一把。待那边的事情结束，你若不想做，朕也不勉强。”

不过恐怕到时候你得罪人太多，想抽身亦不能。她叹了口气，算计身边之人是她最不愿意之事，却也是最无奈之举。

欧阳成器见她神情沮丧，不由恻隐之心大动，担保道：“草民……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她嘴角微弯：“你倒挺适合官场。这圣旨拿去给孙化吉草拟一份，盖玺。”

待欧阳成器走后，明泉整个人像被抽空一般软了下来，趴在桌上。

头很重，好像随时要裂开。

为何当皇帝如此辛苦，那么多人还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想冲上来？她转念一想，若不是有那么多想当皇帝之人，当皇帝也不会这么辛苦了吧。果然，这世上一切都是有因有果。

门被咿呀打开。



她抬眼。

斐旭颀长的身影沐浴在月光下，银丝轻扬。

“斐旭……”

“臣是来告辞的。”她听到自己极轻极轻的叫唤被盖了过去，变成心里的回音。

“你要走？”明泉直起身子，声音倏然变冷。

在局势最乱的时候，你要走？

在朕最需要的时候，你要走？

她狠狠地盯住他，似乎要用目光将他的心剥出来看个究竟！

“皇上在南下前，不是已做好万全之策了么？”斐旭柔声道，“现在只需北行即可，其他的……不必担心。”担心也没用。

“帝师要去哪里？”

“樊州。可怜天下哥哥心，以流星一己之力对付跋羽煌，我终究不放心。”

明泉沉默了下。虽然心里还是不舒服，却不得不承认以跋羽煌的阴险诡诈，狡计百出，只有斐旭才能对付。“你几时回来？”不想问，却又忍不住问道。

“皇上到胜州之前。”他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淡然的笑容几乎融化在月光里。

明泉顺臬河北上，一时风平浪静。京城却是风云变色，波涛汹涌。

守在刑部门口的衙役如今见了轿子和人就头疼，大老远地看一伙人抬着东西晃悠悠，就撒腿往里跑，至少请个郎中出来坐镇。

吏部的人喜打车轮战，前脚侍郎刚走，后脚尚书就到了，整得人头晕眼花，不得消停。往往一口热茶还得分两三次喝，越喝越冷。

“哟，又来了。”衙役报时辰似的哼了一句。

另一个衙役抬腿就往里跑。

“哟，大轿子就来了俩！”先前那衙役的声音一下子就拔高了。

那衙役跑得更快，追风似的。

啪啪。

两顶大轿子在门口停下，几顶小的停在稍远些。

“范大人。”衙役弯腰，行礼，毫不惊慌。

范拙从轿子里慢悠悠地出来，笑咪咪道：“请起请起，老夫三不五时来打扰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
衙役赔笑道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“偶尔也劝劝你们家大人，老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。”他亲自掸了掸衙役衣服上的灰，“老夫和你见了几次，也算有缘。刑部的大门虽然重要，不过吏部有的是其他活，有空来转转，老夫就喜欢你这样精神的年轻人。”

衙役稍怔了下，双眉立刻飞起一抹喜色，“范——范大人的意思是？”

“哟，段大人。”范拙朝里面匆匆赶来的段敖拱手道，“又来叨扰了。”

段敖眼皮一翻，看了刚才那衙役一眼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范大人不把人从刑部捞光就不痛快啊。”

“哎，段大人言重了，”范拙毫不掩饰赞赏地拍着衙役的肩膀，“刑部藏龙卧虎，每每让我吏部眼红不已啊。”

“哦？范大人眼红的难道不是户部侍郎？”

范拙立刻摇手道：“郑旷犯下滔天大罪，老夫可不敢包藏。”说到这里，故意顿了顿，别有深意道，“有些东西，放在手上不但烫手，还容易引火烧身哪。”

这种话段敖连日来已听到麻木，因此淡淡道：“不错，刑部正是要追究郑旷这滔天之罪。吏部主掌官吏任免、考课、调任不够，难道还想插手刑狱？”

“论刑狱手段，谁及得上段大人。”范拙笑呵呵道，“不过奉堤一事不知牵连多少雍州百姓流离失所，食不果腹，吾等为官为何？自是以天下百姓安危生计为首要。孙大人不在，少不得，老夫这个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只好跳出来牵头此事，务必让皇上离宫心无旁骛。”

“范大人心里的皇上……是指哪一位？”段敖冷不丁冒出一句血淋淋的问词。

范拙呼吸一窒，面色立刻变得有些狰狞，阴森森地问道：“段大人此话何意？”

008

“段大人此话问得果真有些荒唐。”正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连镌久掀起轿帘，满脸含笑地自范拙身后的轿子步出，“无论先皇或是今上，在吾等心中俱是一般，何必非要分个清楚？”

段敖黑眸转向他，眼中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嘲讽，“连相终于来了。”

连镌久叹了口气，“都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段大人何必咄咄逼人？”

“两位大人站的是刑部的阶梯，”段敖忍不住讽刺道，“段某可不曾踏出府衙一步。”

连镌久似乎没想到向来沉默寡言的段敖，口风居然如此犀利，愣了下神才道：“当初召开监国会议之时，段大人不曾异议，何以如今这般执意？”

“段某掌的是刑狱，连范大人都说郑旷犯下滔天大罪，我自然要好好审问个清楚，给天下一个交代。不然……恐怕世人都以为刑部不过是个外强中干任人搓揉的软柿子！”

“或者，”连镌久沉吟了下，“段大人先定郑旷罪责，由范大人另择人选暂代户部侍郎，其他等皇上回来再行定夺。”

“那么连相以为给郑旷定何罪？”段敖连连冷笑道，“无凭无据，无证无词，连相想判其何罪？”

范拙既卸下笑容，便不再顾忌，等下冷道：“那以段大人的意思，是定要将人扣在刑部，宁可饿死雍州百姓了？”

“雍州之主不正在连相府上么？”段敖斜眼看他，“他的一根头发，可抵十万黄金了吧。”

“段敖，你敢妄言！”范拙趁机一喝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雍州之主即是天下之主……”

“好个雍州之主，即是天下之主！”段敖猛地大声道，“你敢不敢随便找个人问问，雍州之主是何人？天下之主又是何人？！”

范拙自知失言，站在一旁嘿嘿冷笑不已。

“两位大人……”连鹄久看着他们，头疼地揉着太阳穴。

巷口转角处，默默停着一顶灰蓝的轿子。前后各站了两名唇红齿白的青衣小童，双目平视，面容肃整，似对周遭毫不关心。

轿子一侧站着名黄衫青年，手执蒲扇，其态风流，此刻正探出半个脑袋听着刑部动静，好半晌才缩回脑袋，对轿中人道，“原来京城的大官吵起架来也是这般德行。”

“休得妄言。”轿中隐隐传出一声轻叹，“道高，你去城西接应卢将军他们。”

“王爷，你真的决定要……”黄衫青年不禁有些迟疑。

“本王自有分寸。”

虽是一般的声调，他还是听出轿中人的不悦，快快道：“遵命。”

食指离弦，一曲毕。

安凤坡神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素衣黑发，姿容绝世，欲随琴声曼妙而飞之人。

若人生能静止，他希望能是此刻。可惜当安莲将眸光对准他的时候，他知道，适才一切，不过镜花水月的幻境罢了。

“很久没听你弹这首曲子了。”他怅然一叹，“离雁南居望北归……婶婶在世时，一直都希望终有一天能回归故里，你不想为她完成此心愿么？”

“他当年已将母亲棺木运回南湘。”

“久闻南湘山明水秀，风景如画，才能孕育出婶婶之般神仙似的人来，难道你不想去看一看？”他见安莲依旧不为所动地坐着，忍不住动气道，“你真的要守在这后宫一辈子？”

安莲缓缓起身，澹然道：“你若站到这边……我们便还是兄弟。”

安凤坡冷笑，“若我不站过来，我们就是敌人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依然是兄弟。”安莲平静地望着他，“鱼死网破的兄弟。”

安凤坡恨恨地盯住他，怒极反笑道：“真好，真是好极了，你想的果然与我不谋而合！”手啪啪两声，深红的墙头上齐齐跃上一排整齐的黑甲铁骑，弩张成圈，箭冷如霜，明晃晃地对准长庆宫主殿——平昭殿！

“帝轻骑。”安莲下颌微仰，漠然地看着气势汹汹的甲兵。

平昭殿四扇大门突地同时打开。

宫廷侍卫与刑部衙役同时从里冲了出来，青袍与绿袍前后分了两排，横刀于胸，挡在安莲身前，人数却是帝轻骑的近三倍。

“帝轻骑乃当世三骑之一，岂是区区这些乌合之众可以比拟？”安凤坡傲然立于两军正中，“整个宫廷侍卫之中惟有阮汉宸还算个人物。”

“私自动用帝轻骑……是谋逆之罪。”安莲波澜不惊道。

安凤坡狡黠一笑，“当今天下使得动帝轻骑的只有皇帝和尊龙令，而尊龙令在连相手中，与我何干？”

安莲目光自帝轻骑身上一一扫过，然后落在他的身上，“悬崖勒马，犹未晚。”



“这句话……你应该在出世之前告诉我。”安凤坡纵声大笑，“我与你自小一起长大，这世上若论对你的了解，有谁及得上我？！正因我知你甚深，更不愿你满腔抱负壮志折翼宫廷。为你，我用尽手段将自己贬谪进宫……如今成功在望，你却劝我悬崖勒马？！哈哈……你说，这世上还有没有更好笑的事情？我为你做了一切，到头来，却成了你的敌人！”

一枚爆竹自他手中射向天空，炸出朵朵烟花。

“我已退无可退，”他突然收敛笑容，一字一顿道，“不成功，便成仁。”

刑部转角处。

一名小童指着北方天空一朵红色烟花，惊道：“皇宫动了。”

一只修长的手掀起帘子，又轻轻放下，“城西还没动静么？”

小童摇摇头，“没有。任笨蛋真是笨死了，王府里这么多聪明人，王爷，你为什么偏要找这个最笨的来？”

“呵呵，”轿子里发出两声轻笑，“大约……他笨得很可爱吧。”

另一名站在轿子前头，容貌更为鲜丽的小童瞪了从轿子后面跳过来的小童一眼，恭敬道：“王爷，要不要派人去支援安凤坡？”

“我们手上的人是留着保命的，现在派到皇宫，也只能处于被动。安凤坡在皇宫能遇到的阻碍无非安莲，”轿中人轻顿了下，“五十帝轻骑虽然不多，但对付宫廷侍卫应是够了。除非安莲另有伏兵，京城他能讨到的救兵不多，除了……刑部？段敖与安老爷子可是有过命的交情。”

“刑部？”鲜丽小童重复低喃道。

轿中人突地笑道：“这样更好，我们正好来个围魏解赵。你把人交给范拙，让他把郑旷抢出来。”

先前小童跳起来拍手叫道：“哈哈，妙极妙极！最好把倒霉皇帝的银子抢光！”

鲜丽小童脸色骤变，便见一条鞭子如蛇一般自轿里蹿出，狠狠地在那小童脸上抽了一记！

小童吓得傻住，双唇不停地抖动，青白的脸色衬得那鞭印红艳如血。

“下次若再对我尚氏不敬，便不止这一鞭子。”

那声音冷似寒冰。

鲜丽小童急忙撞了他一下。

他这才讷讷道：“思采知错，谢王爷责罚。”

轿子静默了下，似是缓了口气道：“派人打听罗郡王的下落，若他不在京城……便不必再等卢将军了。”

京城城西五十里外，仙人桥。

卢镇邪披散长发，广袖宽袍，嘴里含着根稻草斜坐马上，冲桥另一端喊道：“你爷爷的，没看到老子在赶路么？率饿死鬼投胎也没这么急吧？”

“放肆！卢镇邪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对罗郡王无礼？！”罗郡王身边的副将怒道。

“你爷爷的。”卢镇邪低咒一声，立马换了副脸孔，笑道：“哟，原来是罗郡王啊。嘿嘿，老远地看着旗帜跟面条扭麻花似的，瞅不清楚啊。”他纵身下马，“罗郡王不在频州待着，怎么上这儿来了？”

副将喝道：“放肆，郡王去哪里轮得上你过问么？”

卢镇邪用小指掏了掏耳朵，放在嘴巴前吹了口气，“你姓甚名谁，官居几品啊？”

副将挺胸道：“我乃骠远将军手下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行了，常赫也不过和老子一样，混了个二品玩玩，你算老几啊？跟你爷爷我大呼小叫的？”副将只觉他斜着的眼眸猛地闪过一丝杀气，竟像一把刀生生地割在他脸上一般。

尚融安向副将做了个噤言的手势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卢将军欲往何处？”

“没什么目标，带着兵士们出来走走，行军布阵最怕纸上谈兵，我带他们演练演练。”

“前面就是京城了。”尚融安在京城二字上加了重音，“我想再怎么演练，也闹不到京城吧？”

“哟，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不知不觉就走到京城了。”卢镇邪搔了搔头皮，“你爷爷的，路赶得这么远，回去恐怕也要好几天了。”

“卢将军常年驻守边陲，我与父王都很敬重，只待边疆稍定，便将你调回京城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，”卢镇邪不耐烦地翻身上马，“能做的早八百年就做了，还等今天。老郡王当年没少提拔我，我今儿给他面子，称呼你一声郡王，认你是我老大。你让我走，我拍拍屁股，一气不出，立马走人。不过那些场面话，你还是留着对京城那皇帝女人去说，老子最烦这套！”

尚融安苦笑一声，“多谢卢将军，慢走。”

浩荡的兵马就这样匆匆赶来，又匆匆折返。

各地王侯所谓的兵权中，有不少是掌在驻守各地的将军手中，其中又以罗郡王手中最为薄弱。常赫和卢镇邪都是罗郡王一手提拔的嫡系，不过卢镇邪性情乖张，与许多将领不和，因此一直驻守边陲。自他接位后更断了联络，没想到他竟投靠了高阳王。

副将小声问道：“郡王，我们……”

“替我谢过常将军借兵。”他自是知道没有兵符，擅自动用军队是掉脑袋的大罪。当初明泉走得匆忙，并未留下任何虎符印信，幸亏罗老郡王在军中的威信，常赫才答应暂借。

“郡王客气，罗老郡王对我骠远军恩重如山，我们能有机会报答，实在是很高兴。”

“你们先回去吧。”尚融安看了看天色，“我也该回去了。”

“郡王等等，我派两个亲信沿途护送……”

“不必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人越少越好。”卢镇邪的事他不想传扬出去，一是为了卢镇邪，无论如何今天都是帮了他一回。他不想他到头来还是背上叛变的罪名。二是京城时局诡谲，他不想引得人心更加惶惶。

副将应诺道：“是。”

尚融安掉拨马头，带这几个王府随从沿着小径慢慢回京。



“郡王，你那么早打发他们走，万一卢镇邪去而复返……”一个随从忍不住道。

尚融安摇头道：“卢镇邪的名声虽不怎样，却最重承诺，他既然说走，就一定会走。而且……”看他带来的人数就知道高阳王并非造反，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试探罢了，还未到兵戎相见、你死我活的地步。卢镇邪不是傻瓜，虽然不知道他因何答应高阳王率军援助，不过既然没有谋反，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这些话在他脑海里转了转，终究没有说出来。罗老郡王本想让他终生躲在频州，不理这些是非非，没想到他还是掺和进来了。

“郡王，我们要不要再赶快一点？”随从看着胯下马儿悠闲的步伐，忍不住问。

尚融安摸了摸马鬃，“由着马儿自己跑吧。”他该做的事情已经做了，接下来……京城就看明泉还留下什么后招了。

小楼遗世而立。

一名小童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，朝正悠然作画的男子一揖道：“禀告王爷，抢到郑旷了。”挥毫之笔不停，男子随口问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“由连镌久带着帝轻骑押至户部。”

笔猛地一勾，男子沉声道：“连镌久手下还有帝轻骑？”将笔猛地掷向簋子，他摇头叹气，“还是错看他了。”

小童嘴巴动了动，满脸的好奇，想问又不敢问。

男子微微一笑，接下去道：“毕竟是先帝倚重的第一能臣啊。”

小童道：“难道连镌久他……”

男子道：“他做了安莲曾经做过的事。”连镌久之所以接他入府居住，不过是为了就近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故意和范拙一同提议拨放赈灾银，让他们相信堂堂左相是站在他们这边的。于是大胆放手一搏……等他们招数用尽，就是连镌久出手的时候。先帝果然没有托付错人。连镌久的确够忠心，够沉着，也够深谋远虑。

“难道他是故意投靠王爷？”

男子含笑道：“思采，你知道为何你明明十五岁了，身子却和七岁孩童一般？”

小童嘴巴一瘪：“因为练涤念心经的关系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男子取出另一支笔，蘸上朱砂，轻轻按下最后一笔。一头圆瞪着赤红双眼的白虎扑之欲出！“因为你的问题太多。”

小童识相地住了嘴。

男子将画提了起来，“如何？”

“不怒而威，神采飞扬。”

男子笑道：“虽说得有些过，但听着挺舒服。”

楼梯口又转出一个小童，看上去一般大小，神情却老成得多，“启禀王爷，找到罗郡王了。”

男子将画摊在桌上，慢慢卷起来，“似乎又不是什么好消息。”



“道高回来了，他说他看见罗郡王刚从西城门回来。”

“城西？看来是见不到卢将军了。”卢镇邪的为人他很清楚，我们找杀我们找杀，恩怨分明。这世上若还有谁能改变他的主意，那必定是罗老郡王父子。他不以为意，似是早有预料，又似是松了口气，“范拙呢？”

“他带着郑旷去户部了。”

收画的手一顿，男子眼中光芒一亮即逝，“难道连镌久没有把郑旷送回刑部？”卢镇邪来不了，范拙没什么威胁……剩下他孤掌难鸣。连镌久是时候收网了。

“帝轻骑把郑旷送到青石大道时遇到范拙带着江湖人物杀出来，把人抢走了。”

“江湖人物？”男子口气有些怪异，“连镌久当时可在？”

“在的，听说还挨了一剑，被人急急地送回相爷府了。”

“伤得可重？”

“这确不知。”

男子沉吟着。卢镇邪进不了京，郑旷受刑部看押，说明明泉对他早有防范。就算伤了个连镌久，但京中还有安莲和罗郡王尚融安在。此刻的他既无天时地利，又失人和，是最最不利的局面，不如干脆收手，在事情不曾闹大之前鸣金收兵。反正他本来就没打算收获什么，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试探而已，就算明泉知道，也无可奈何。

唯一意外的是范拙。没想到平时老成持重的他竟然敢于孤注一掷。趁着所有人还在云里雾里的时候，抢郑旷，劫户部。想法虽好，不过希望不大。

他轻轻抚摸画轴。那个爱笑爱闹爱撒娇的明泉……在帝王的道路上成长得很快啊。

马车颠簸，在一众高手的护卫下，缓缓朝户部行驶。

郑旷坐在范拙对面，身姿挺直，白色囚衣一尘不染，连指上的指甲都修剪得十分整齐。

“看来你在牢里过得不错。”范拙笑呵呵道。

郑旷将身子转了个方向，朝着车壁。

“老夫平日敬重的人不多，孙化吉算半个。”范拙不以为意地继续道，“他这个人不但处事八面玲珑，而且眼光十分毒辣。当初他找上老夫，说要提拔名不见经传的你当户部侍郎时，老夫十分意外。”

郑旷人虽未动，但僵硬的表情微融。

“所以老夫忍不住打听了些你的事，却很是意外。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……你与孙化吉都是两个极端的人。”范拙感慨地叹了口气，“不过如今老夫总算知道，他选择你的理由。”

正当郑旷竖起耳朵时，范拙却又施施然地换了个话题，“除了孙化吉，老夫佩服的另半个是连相，不过那是今天之前。”

郑旷忍不住哼了一声，目露嘲讽。“你与连镌久不是狼狈为奸么？怎么又窝里反了？”

范拙淡然一笑，也不介怀，“连相哪是这么容易就范的？老夫对着女帝做不到忠君这两个字，而他则是为了向女帝表达忠君二字，连老命都差点豁出去，实在是愚蠢。”

听到如此直言不讳的逆论，郑旷忍不住道：“你这么做，难道不怕杀头吗？”

“杀头？老夫都一把年纪了，该经历的也经历过了，该享福的也享受过了，还怕什么杀头？”此刻的范拙早无与段敖争执时的锋利，整个人仿佛看破红尘一般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……”

“大概年纪越大，脾气越大吧。”范拙突然掀起帘子，路边清风徐徐，拂在脸上，带着丝清冷与陌生，“你可曾见过高阳王？”

郑旷愣了下，“不曾。”

因此你不会明白，老夫为何不甘屈于明泉。范拙放开手，帘子缓缓落下，将清风阻隔在一布之外。

范拙到户部的时候，大门洞敞。

一个须发皆白的锦衣老叟金刀大马地坐在通往正堂的院子里。

户部官员一个个儿子见老子似的随侍在侧。

“当沈二侄子被皇上点中北上时，我便猜到这个结局。”在一众高手的护卫下，范拙悠然走到老叟面前，“没想到啊，你我同朝共事数十年矣，老来还要撕破脸皮。”

老叟微微一笑，竟有几分沈南风的影子，“范老何出此言？郑旷在刑部被歹人劫走，你将他安然送返，乃是大功，沈某虽然糊涂，还不至于这都分不清楚。”

郑旷站在范拙身后，见老叟向他递了个眼色，立刻领悟道：“下官正要多谢范大人。”

014 这位老叟不是别人，正是前户部尚书沈儒良，连孙化吉见了都要矮三分的人物，虽已辞官，但户部多数人都算其门生故旧，论影响力决不在孙化吉之下。

范拙望着他苦笑数声，“沈儒良啊沈儒良，有你这句话，也不枉咱们相交这一场了。”

沈儒良闻言长叹。

“当初你将沈二侄子送进宫时，我不曾阻止，如今……你也不要再劝我了。”

“你这又是何苦？”沈儒良苦口婆心道，“如今纵然给你拿到银子，又有何用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你以为我在乎的还是那银子么？”范拙沉声道，“高阳王的人品你也是晓得的，若皇上真因长幼有序属意太子汤继承大统，倒也罢了。可如今呢，明泉公主一介女流……就算她才华出众，到底是小家子的东西。难道先皇真是糊涂到自小将她以太子之道教养？”

“范拙！”沈儒良忍不住呵斥道。

范拙摆摆手，“且让我说完，只怕今日不说，以后也没这机会了。”他深吸口气，复道，“我当初既然敢站出来，就没想过后路。先皇遗诏我至今不信，正好趁这个机会下去问个清楚！这世上，总要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说这天下之大实话！范拙若能区区一命，唤醒天下人的昏沉之心，死而无憾矣！”

沈儒良脸色立变。这话等于是交代遗言。

范拙朝他走近两步，附低声音道：“我看南风颇受女帝重用，日后必有作为。你既选择了她，我也无权置喙，只是日后切切小心连累久。此人心机深沉，我怕他会成为南风仕途上的大石。”

“站住！”门口唰唰一阵长剑出鞘之声。

范拙回头。